

## 诚信者 乃天下之结也

阮忠奎，1983年上海机械学院热能转换工程专业毕业，现任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阮忠奎

关于学校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

问：首先问一下当初选择上海理工大学就读的原因是什么？

阮：父母是从安徽支边去的宁夏，5岁便随父母到宁夏生活，那时看了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深受影响，于是高考时立志考到上海去上学，体验一下霓虹灯的感觉。这也是选择了上海理工大学的原因，但是第一专业选的是机械设计，而非热能专业，后经调配被分到热能专业。

问：那您听到被调配后是否感到反感，又是如何渐渐喜欢上了热能这个专业？

阮：当初确实感到反感，因为一提到热能专业就想到锅炉，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那时候的教育体系不像现在一样可以申请转专业，既然无法，于是就学着慢慢接受，况且学校这个专业无论从全国排名还是在行业里的认可度都还是很不错的，强迫自己经过一段时期的适应后，发现愈发喜欢上了这个专业，学起来也是别有趣味。有时候既然无法选择，那就定下心来，学会接受既成的事情，这样你才有机会触碰到这件事情中的奥妙，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问：在您记忆里，学校哪位老师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阮：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锅炉专业的卓宁老师，他在严谨的教学中透露着风趣的情怀，讲课不拘小节且生动不死板，给我们一种亲切的感觉，因为当时的

老师与我们年龄差距比较大，有一种隔阂感。但是卓宁老师给了我们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而且上课逻辑性很强，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

问：在上海生活了几年后，上海这个城市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阮：孤身一人刚到上海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由于不懂上海话，与人交流起来也有生疏感，于是出于本能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但是在上海生活久了也就慢慢学会了融入，后来我还是很喜欢上海的。上海给我的印象是商业氛围很浓，上海人做事也很负责任，很喜欢和他们共同合作。而且上海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初到上海时去外滩游玩让我很失望，那时外滩还是很破的，现在上海的外滩霓虹灯下波光粼粼很是繁华，可以说上海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关于工作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杜秋娘

问：现在您的事业已经很成功了，您觉得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什么是您成功路上的关键？

阮：刚毕业来到公司只是做一名小小的图纸设计人员，但是我并没有沮丧，我觉得我每一阶段所做的事对未来一个阶段都是很有价值的，我认为工作的过程不仅是对自己知识体系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自己好的工作习惯，这个工作习惯是要靠长期的职业训练所养成，而非一日之功，比如我在从事制图工作时要仔细核对，这就要求我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做事情的严谨态度，这些都是好的工作习惯，也非一日练成，所以要有一颗踏实的恒心。总结起来最重要的是做事要专注，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踏踏实实做事情。

问：您觉得学生和职场人士这两种角色有什么不同？

阮：工作生活和学习生活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都是不一样的，先说做事，因为工作不像学习一样考个八九十分就算过关，工作是一点不能出错，比如下发的图纸要是有错误必须要到下面把图纸一张张收回，自己心里是很难受的，况且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公司造成的损失都很大，所以工作中一定要仔细，要专注，要执着，要干一行爱一行。再说做人，工作中要相互的合作，所以对人要真诚，要互相的信任，有时候吃点亏也不要太过计较，这些都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古人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培养真诚的态度，守信的风格，这样才能握住取胜的钥匙。还有一点学生和职场人士是不同的，学生只是

学习，而进入职场不仅要工作也要继续学习知识，去弥补自己的不足，比如我当初刚毕业来到巴威公司，由于是合资企业，高管都是外国人。和他们交流英语要好，所以我当时还要努力学习英语，不仅要在休息时去上外语课，还经常去天坛练习口语。这些都是完善自己的过程。所以工作后不要忘了，学习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问：你认为在工作后学习的知识多，还是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多？

阮：我觉得是工作后，因为我在技术部门干了10多年，遇到了各种技术难题，给自己的未来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些都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当然在学校的学习也是基础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不能马虎的。在工作中还有一段很有益的经历，就是在巴威公司任党委书记兼工程部总经理的时候，那时候做事情不仅要考虑公司的利益，还要兼顾到党和国家的利益，所以这也让我学会很多原则，了解了许多以前不太了解的事情。这都是一些学习的过程。离开巴威公司后去德国工作的经历也同样让我收获了很多，比如了解了德国的文化，学会了与德国人融洽的交流，当然也面临了一些难题，但是，在以尊重和信任的前提下，不论是文化交流方面还是技术方面，这些难题还是很好地解决了，所以做人要学会尊重和信任，当然自信也是很重要的。总结起来，在一个人的生涯里面肯定是会遇到各种难题，但是要始终对人尊重，对自己有信心，交流要开诚布公。这些都是要学习的。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极度聪明的人，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都差不多的，所以不要做一些“小聪明”的事情。

问：您在装备制造业这个领域已经干了很多年，您认为中国和外国有什么样的差距？

阮：中国与外国在装备制造业领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不论是科研方面，思想方面还是配套方面。比如核电厂的技术全部由国外引进，印刷机的技术也是国外引进，还有很多例子都能说明技术上的差距。虽然中国在这二十多年里在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方面有进步，但我认为中国的创新能力不够，科研进度太慢，应用研究的主体应该转向企业，这样才能适应市场需求，当然基础研究还是应该留在学校。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可以发现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去弥补差距。如果我们要想快速的进步，第一个要逾越的沟壑就是技术工人的水平，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这就要求学校培养出适合的人才来供给于社会。

问：您给巴威公司定的企业精神是“明天比今天做得更好”，您觉得您是如何做的这件事？

阮：当初这个口号里没有“做得”这两个字，但是我觉得这个标语中我要加“做”这个字，并且要强调“做”这个字，只有做才会好，尤其在实体制造业领域。这也是对自己对员工的激励。无论从小事还是从大事来讲，“做”都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动作。

问：您为您的企业制订的目标是“我致力于为世界提供光明与动力之源”，如何全面理解？

阮：这与行业特征有关，从整个发展领域看，我希望这个企业不仅在中国，还要在更大的市场上去发展。这句话的起源是Power the world，我很喜欢，于是就把这个修改成我们企业的目标。

**关于寄语** 走在前方的路上，无论面对乐土，还是面对萧瑟，站在街角，总是默默的祝福。

问：您觉得现在的学生与以前的学生有什么差别，您对现在的学生有什么要求？

阮：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和以前学生相比浮躁一些，可能这些都是受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独生子女，生活条件都与以前状况不同。虽然如此，但是作为选择人才来讲还是倾向于在大学里选，因为上过大学和没上过大学的人是不一样的，虽然没上过大学的人里也有优秀的人才，但是我认为在上过大学的人里挑选出人才的几率会更大，所以我宁愿选择大概率事件。现在的年轻人虽然发展自由，但是压力也很大，从我个人选择人才来讲，我并不要求一个学生有多聪明我需要脚踏实地的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要把心沉下来，不要太浮躁。

问：您印象中上海理工大学有什么变化？

阮：再回学校发现学校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虽然与学校的合作比较少，但是依然看到了令人欣喜的改变。其实最希望的还是学校更上一层楼，做出更优秀的科研成果。我祝福上海理工大学有一个灿烂的明天，为国家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问：最后，请您给上海理工大学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阮：我希望上海理工会把校友资源广泛利用好，无论从帮助学生就业还是与学校交流方面，我希望能与母校有更好的合作。我希望今年能到学校去做一个企业的校园推介活动，帮助应届毕业生寻找工作，也为学校做一些贡献。也希望经常能与校友进行聚会交流。

关于后记 诚，乃立于天人合一与性善论之上，无道乃诚也。——孟子

诚恳的工作，诚挚的合作，诚实的做人。采访结束后，在我内心久久不息的便是这个“诚”字。阮忠奎先生以“诚”字给予我一番洗礼。这也是对每个人的启迪。

走在去采访的路上，其实心里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采访，难免会有心魔作怪，害怕自己说错话，导致不愉快的场面发生。但是，在见到阮忠奎先生后，一切的忐忑都随着交流慢慢消失了。阮忠奎先生的随和是让我没想到的，想来一个大公司的老总一定会很严肃啊。可结果是阮先生的诚挚让我折服了，有了诚挚的交流便有了和谐的氛围，继而有了愉快的畅谈。从学校琐事一直聊到国家大事，阮先生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诚”，做人，他要求诚实守信，做事，他要求勤勤恳恳。在一个浮躁的年代里很难寻到的信念，却在这次长谈中照亮了我的心。现在回首想一想，也许这个年代有许多人最需要的便是“诚”吧。

“言必行，行必果”，这虽然不是成功的唯一出路，确实一条最可靠的道路。“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只要以“诚”字为先，与“诚”相伴，那么，在你迈向前方的道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光明。没错，诚，乃立于天人合一与性善论之上。

■采访、撰稿：能动学院 史靖宇、崔文成